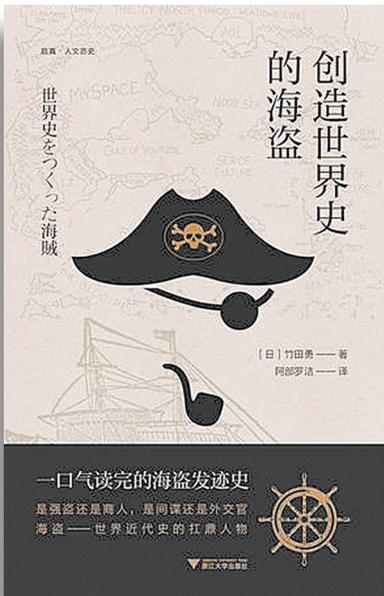


谁是史上最强大的海盗?



《创造世界史的海盗》
阿部罗洁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

海盗,叱咤海洋的雄主。文学、影视和历史时现他们的身影。谁是最厉害的海盗?

是杰克船长吗?《加勒比海盗》横扫影坛,杰克船长画着烟熏妆,娘里娘气却足智多谋、放荡不羁的形象深入人心。不过,那只是个奇幻故事。

那么,是16世纪时纵横地中海的伊斯兰海盗“红胡子巴巴罗萨”吗?那可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所到之处犹如飓风灾难,传说他的名字能小儿止哭。但巴巴罗萨

虽然厉害,最后还是让西班牙、法兰西、威尼斯以及马耳他骑士团联手给灭了。

日本历史作家竹田勇写了一部书,叫作《创造世界史的海盗》。该书开篇就抓眼球。第一章名叫“作为英雄的海盗——德雷克的环球航海”。讲述16世纪时的英国航海家弗朗西斯·德雷克的故事。

德雷克实现了环球航海,给英国带回了巨额的财富,并且打垮了当时的“海上霸主”西班牙,推动英国实现了“海洋帝国”的梦想。这样的英雄,为什么说他是海盗呢?

竹田勇说:“袭击远洋航行的帆船,劫掠昂贵的货物,并将赃物带回伦敦和安特卫普转卖,就可以立刻获取现金,这就是‘海盗钱’。”德雷克的船队一路走,一路抢。1579年3月,他们在赤道附近袭击了西班牙的卡卡菲戈号,该船满载白银26吨、黄金80磅。根据研究德雷克的文献的统计结果,德雷克环球航海带回了总价值大约60万英镑的财物。当时的英国国家预算大约是20万英镑,也就是说,德雷克的钱差不多等于国家的三年预算。

德雷克从小跟随父亲,依附普利茅斯的海盗名门约翰·霍金斯家族。这是他的发家之地。德雷克组建的船队大部分都是从大西洋劫掠来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后来英国海军也提供了帆船。德雷克的60万英镑,有一半奉献给了伊丽莎白女王。英国王室正陷于财务危机的泥沼之中,依靠海外金融商的借款勉强维持开支,这真可谓天降甘霖。德雷克成为女王宠臣,于1581年4月4日被授予骑士称号。迄今为止他的雕像还立于普利茅斯港口的一座小山坡上,接受人们的景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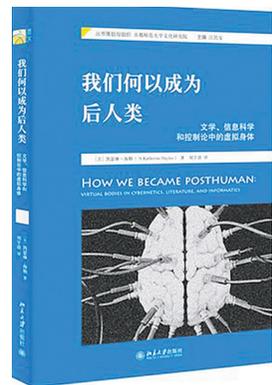
巴巴罗萨地下有知,一定会羡慕德雷克。德雷克是完全意义上的成功,上演了一场华丽的转型。关键就在于,同样是海

盗,那也要分出三六九等的。研究海洋史的另一位日本知名作家盐野七生曾经归纳过海盗的几种类型,其中“pitata”是不为官方公开认可的强盗,而“corsaro”则被官方公开认可。显然,前一种肯定要被赶尽杀绝,而后一种“持证上岗”,可以大摇大摆、光天化日地抢掠,只要事后给足保护费就好了。16世纪能成气候的海盗都是后一种。巴巴罗萨背后也有奥斯曼土耳其的支持,但巴巴罗萨的猖狂让土耳其国王也感到不安,而德雷克则完全以“忠诚的臣仆”自居,所以得到了女王的鼎力支持,他们的亲密关系是其他海盗团队望尘莫及的。

本书标题或许让人觉得名不副实,作者只讲述英国,但从英国海洋帝国的建立对全球史的影响角度,这样立意说得通。海盗是组建这个世界性网络的一个环节,其后铺展开的英国与西班牙、荷兰、法国的海洋争霸战,以及没有硝烟却更加激烈的香料、咖啡、红茶、砂糖贸易战,那才真正展现了波澜壮阔、诡谲多变的海洋历史。谁是盗?谁是兵?从一开始就分不清。正如竹田勇所揭示的,德雷克的环球航海项目,掀开了辛迪加式海盗联合集团的序幕;而势力强大的东印度公司,实际上也是各国政府实施海外扩张的代理人。英国之所以能够建立世界帝国,是因为他们比对手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海洋战略的重要性,采取了更妥当的、更成功的策略,其中一条,就是女王通过颁发特许证,把这些分散的武装团队整合成了更有凝聚力的,有着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带有商业盈利目标的垄断组织。

海盗是英国女王手里的一张有力王牌。枪炮贸易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窗口,每个英国人都担负了多重使命,踏足之地,行踪所至,高歌吟唱“天佑女王”。谁,才是最厉害的海盗呢? (林颐)

新书上架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美)N.凯瑟琳·海勒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凯瑟琳·海勒认为,人类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我们终将成为“后人类”。通过融贯技术与文化的历史,凯瑟琳·海勒呈现出“身体”在信息时代的命运,尤其是控制论对本主义主体的消解。



《盲目的向日葵》
(西班牙)阿尔贝托·门德斯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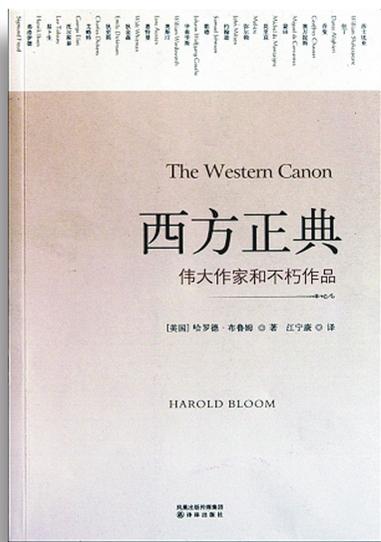
本书讲述了发生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四个故事(分别发生在1939、1940、1941、1942年),反映的是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后被扼杀、被镇压的种种生命。其中第二、第四个故事改编成了同名电影《盲目的向日葵》。第二个故事是日记体,非常震撼,是一个父亲(进步诗人)和他出生不久的儿子的逃亡生活。日记本上记录的是他们在西班牙和法国边境的荒山小屋里求生的事。日记本被发现时,父子俩已经死去很久,只剩骸骨裹在一起。

第一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军官的两次死亡,战争结束之际,他被胜利方逮捕,被行刑时幸存了下来。然而作为一个人的生活的权利早已被剥夺,恐惧与绝望之际,他为自己选择了第二次死亡。

第三个故事关于一个囚犯,曾经的一名共和党医生。当他对一个囚犯(曾是他的病人)的事撒谎时,他延长了自己的生命。而当他讲出真相时,立即遭到了枪决。

第四个故事:艾莲娜在名义上是一个寡妇,丈夫里卡尔多是一名共产党,传言他在战乱中被杀。事实上,他就在自家衣柜后面的密室里,每日只能在窗帘紧闭的家里游走。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使他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抑郁。儿子读书的学校新来了一位年轻的男老师萨尔瓦多,他是一名神职人员,当他第一次在学校看到艾莲娜时便被她的魅力所吸引,从此便陷入了信仰和情欲摇摆之中,而他的欲望和所作所为给这个原本处于困境的家庭带来了致命的威胁……

为何我们会谈论那些没读过的书?



亨利·希金斯
(美)哈罗德·布鲁姆著
译林出版社

英国小说家戴维·洛奇在他的《换位》中,让一群学者做了一个名为“丢脸”的游戏,每个参与的学者都要想出一本书,这本书必须是自己没有读过,但是别人却烂熟于心的。举例说,如果我说从来没有读过《红楼梦》,而在场的其他学者都读过这本名著,那就算我得了满分。

话说,洛奇在小说中如此奚落一众学者的虚伪,我们看看也就是个笑谈。但是,他确实用这个游戏切中了学术圈众人的要害。文学史上被奉为经典的著作数不胜数,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总有很多

书是无法读完的。其实,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承认没有读过某些名著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对于那些研究文学的学者来说,让他们承认没有读过某本名著就很丢脸,尤其涉及自己的专业地位和学术身份,端着架子也不能承认自己没有读过。

长此以往形成了一种奇异的文学名著:似乎人人都能谈论它,但是并没有真正读过它。这样的名著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名头巨大,篇幅巨长,供奉在文学金字塔顶尖的书。经常出现在这个名单的作家和书,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震撼灵魂之作、莎翁的戏剧、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的《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写给不是人看的《芬尼根的守灵夜》……

这个书单当然因人而异,像已经八十多岁的哈罗德·布鲁姆(1930年7月11日生于纽约,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耶鲁学派”批评家、文学理论家)就不会赞同这个书单上有莎翁的戏剧。在他的那本《西方正典》中,写到了文学史上26位经典作家,但像神一样的作家只有莎士比亚。

话说回来,我们为什么要谈论那些没读过的书呢?英国的文学批评家亨利·希金斯为此写了一本书,翻译成中文叫《如何读懂经典》,原版直译就是:如何谈论那些没有读过的书。他在书中提到了几个原因,比如我们之所以会聊自己没读过的书,有时候是不想让自己看起来毫无学养或者无知,有时是因为聊天的对象有意思,自己不想让话题中断。有可能谈话者天性爱逞能冒险,或者好奇心使然,也有可能想借机出出风头,让自己显得高人一等,等等。

但也有可能只是一种无心之过,以为自己已经读过了,书名听起来好像读过,

印象中似乎翻过,但其实不记得到底有没有读过。这种情况看似奇葩,其实比较常见,文学批评的存在正是为了满足这样一些人的虚荣心。如果你读了《西方正典》,就算你没有读过布鲁姆的书里提及的文学名著,你也能跟人四处炫耀关于那些名著的观点,好像读得滚瓜烂熟一样。说到这里,手边正好有个恰当的例子,鲍勃·迪伦发表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被一名作家指出存在抄袭。迪伦在他的演说中提到令他印象深刻的三部经典文学作品,分别是荷马史诗《奥德赛》、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和梅尔维尔的小说《白鲸》。有位作家指出,迪伦在谈到《白鲸》时引述的一些情节,似乎来自他自己的臆造,因为他引述的《白鲸》的原文,根本查不到,反而在一个文学网站中找到了相似的文字。

这个就是谈论自己没读过的书很可能遭遇到的尴尬。迪伦是想表现出自己的歌词创作汲取了很多名著的文学素养,但一不小心就露了馅儿,他很显然没读过《白鲸》——这话也不对,只能说他没读过《白鲸》的原著,但是他熟悉这个故事。这种熟悉并不稀奇,很多名著已经深入人心,通过电影的桥段、戏剧的表演、日常生活的引用、读过原著的读者的转述、自己阅读的文学研究者的著作,比如类似《西方正典》的书,总之,会让人产生一种我读过这本书的错觉。迪伦先生,我只能替你辩解到这里了。

我们为什么喜欢谈论那些没读过的书呢?正常点理解,书太多了,我们读不过来,但是又不想放弃阅读的热情。也许谈论一下也好,说不定就找到了阅读的精神和兴趣。说白了,谈论那些没读过的书,就是想多读点书。(思郁)